

复 合 词 研 究

黄月圆

香港浸会大学

复合词属于构词范畴。复合词可以简单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合成一个词。然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结合也可能是短语。复合词的功能与单纯词一样,是句子中最小的能单独使用、又有完整意义的单位。但是不少复合词既具有明显的词性,也具有短语的一些特性,遵守着短语的一些规则,所以划分复合词与短语之间的界限是复合词研究的重点,也是语言学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复合词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复合词出生地的定测。复合词合成于词法层(morphological level),还是合成于句法层(syntactical level)?在现代语言学中,复合词的研究与句法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五个方面来论述现代语言学对复合词的研究:复合词与短语的分界,复合词的出生地,词与短语之间的连续性,名词复合词的研究以及动词复合词的研究。

1. 复合词与短语的分界

Bloomfield 在他的经典著作《语言》(1933)中指出,语言之间在词法上的差异大于句法上的差异。复合词的语法特性因语言而异,所以,复合词与短语之间没有一个一刀切的界限。当然这并不是说复合词与短语没有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复合词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上都有别于短语。问题是这些标准不能作为普遍原则来划分复合词和短语,因为无论按哪条标准都会有例外。

1.1. 语音上,复合词的重音不同于短语

对于每一个单词都有一个重音的语言来说,重音是区分复合词与短语的一项很好的手段。复合词作为一个词的单位,只能有一个

重音,而短语中的词则能继续保持其各自的重音。例如,英语的重音一般放在词的第一个成份上,所以例(1)是复合词,而例(2)则是短语,因为例(2)中的两个词保持着各自的重音。

(1)'white house 白宫(美国总统的住宿及办公楼)

(2)'white 'house 白色的房子

然而,重音却不能用来区分汉语的复合词和短语。汉语复合词的主要重音一般落在最后一个非轻音节上,例如:'博士,大'学。但是在这一方面,汉语的短语与复合词没有区别,因为短语要是最后不是轻声代名词或语助词,主要重音也在最后音节上,如:'看他,看'书。

1.2. 语义上,复合词语义专门化

大部分短语的意义都是从字面上合成的,而大部分复合词的意义则专门化,特殊化,词汇化。用专义或字面义来划分复合词和短语是常见的一种方法。以下几例的语义都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都是复合词。

(3) hotdog 热狗(一种香肠) blackboard 黑板

(4) 火车 风流

但是语义词汇化并不只是复合词专有,很多短语的意义也不能从字面而来,惯用语都有词汇意义。

(5) 挂羊头,卖狗肉

所以语义词汇化也不能作为一项普遍标准来区分复合词和短语。

1.3. 语法上,复合词的组成部分不可分离

词是一个整体,应该具有不可分离性,而短语则不受此限制。词的不可分离性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1. 词的组成部分不能受修饰语的修饰

blackboard--* very blackboard

红脸--* 很红脸(这两个好朋友又红脸了。)

2. 词的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份(陆志韦 1957 年就提出用扩展法来判断复合词和短语)

house-keeping--* house, I mean, keeping
铁路--* 铁的路

3. 词的组成部分不能并列

blackboard and bulletin board--* black-bulletin board

火车和汽车--* 火汽车

可是有些语言能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复合词扩展与分离。梵语复合词的组成部分常常可以得到词外修饰语的修饰。在例(6)里,复合词“干扰-头脑”中的“头脑”就受到词外“上帝的”修饰。汉语中有很多动-宾复合词可以作有限的扩展(7)。德语复合词的组成部分则可以并列(8)。

- (6) [citta-pramathini: de:va:na:m api] (Bloomfield, 1933, p. 233)

头脑-干扰 上帝的 甚至
‘甚至干扰上帝的头脑’

- (7) 毕业--毕了业 小心--小心心
关心--关关心

- (8) Singvogel oder Raubvogel -- Sing- oder
唱歌鸟 或 食肉鸟 唱歌 或
Raubvogel
食肉鸟

1. 4. 句法规则不涉及词内部结构

现代语言学对句法的研究可谓日新月异。对句法的深入研究直接影响了复合词的研究。以上提到的复合词的不可分离性、不可扩展性以及不可并列性都是相对句法规律而言。短语属于句法范畴,分离、扩展和并列都是句法规则。Chomsky(1970)指出句法规则不涉及词内部结构任何方面。Di Sciullo 和 Williams(1987)把词定义为“原子”。作为一个原子,词有其自己的特性,独立于短语的句法规则和短语的语义解释。当前的语言学理论把短语的特征归结于“最大投射”(maximal projection)。投射范围可以用 X 标杆(X-bar)来解释,一般来说,X''是最大投射,X°是最小投射,X°是词,X''是短语的最高形式。只有最大投射 X''才能成为代词的先行语(antecedents)^①(Sproat 1985, Williams,

1989)。例(9)中的名词 trucks 可以做为代词 them 的先行语,与其相呼应。而词法则不能在最大投射内运行,所以词受到照应禁岛, (anaphoric island)^②的制约,也就是说词内成份不能与词外成份互相照应。例(10)中的 truck 是复合词 truck-drivers 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与句子中的代词 them 相呼应。(9)和(10)摘自 Miller(1993: 95)。

(9) Drivers of trucks, filled them, up with Arco Diesel.

(10)? Truck-drivers filled them, up with Arco Diesel.

可是日语中有些复合词允许词内的成分与词外成分相照应(Shibatani & Kageyama, 1988 : 473)。

(11) Taroo wa senzitu, [tyuukosya, :hanbai] no
sai ni, sorera, no itidai o kowasite simatta.
那--天, Taroo[卖旧车], 结果他弄坏了其中--辆。

复合词[卖旧车]中的“旧车”(tyuukosya)可以做为句中代词“它们”(sorera)的先行语,并没有受到照应禁岛的制约。

从以上讨论来看,要把复合词与短语截然分开显然很难。因为短语与复合词之间有个连续性(continuum),而且,每种语言的短语与复合词之间的分界也有所不同。学者们现正努力解释这一连续性以及语言之间在此方面的区别。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讨论这一问题。

2. 复合词的出生地

复合词研究要讨论复合词的形成,复合词出生地的定测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持“词汇论”(Lexicalist Hypothesis)的语言学家(Chomsky, 1970, Lapointe 1980, Di Sciullo & William, 1987)强调语法中的每个范畴

① 请参看本期何元建《X 标杆理论与汉语短语结构》一文。——编者

② 照应禁岛是用来区分词法与句法的一项规则。照应禁岛是指词的内部成份不能与句子中的代词相照应,代词也不能做为词的组成成份,例如:

* Bill is a Reagan-ite, but I'd never be a him-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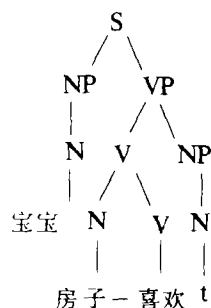
都有其自主性与其特有的规律,各范畴的规律互不干涉。词属于词法范畴,是在词法层形成的,先于句法。最常见的词汇构词法(lexical formation)的形式是 $Z^{\circ} \leftarrow X + Y$ 。然后,词再通过词嵌入进入短语。坚持“短语构词法”(Phrase Structure Morphology)的学者(Sproat, 1985, Walinska de Hackbeil, 1986, Baker, 1988)则强调词法层不单独存在,也不存在构词规律,词法在本质上就是句法,受句法原则与参数的限约。Baker(1988, p. 68)指出所谓的词汇理论就是解释词结构 $[zX + Y]$ 的形成和此结构是否符合语法。在这点上,词汇理论与句法理论是相同的。词的复合(compounding)或合并(incorporation)中有个主语/宾语非对称现象(subject/object asymmetry),及物动词只能与宾语合并,而不能与主语合成。Baker 用句法的空范畴原则解释了这一现象。他分析了印地安语 Mohawk 中的名词合并(noun incorporation),指出名词合并就是用移动 X° 的方法把名词与动词结合起来。移动 X° 与句法中的普遍规律移动 α 一样,同受空范畴原则制约,即,移动后的痕迹(trace)^③必须得到适当的管辖(be properly governed)。(12a)是 Mohawk 语的普通句子。(12b)是其名词合并句(宾语合并)。(12c)是主语合并句,不合语法。

- (12) a. Yao-wir-a?a ye-nuhwe?-s ne
 宝宝 喜欢 这
 ka-nuhs-a?. (Baker, 1988, p. 81)
 房子
 “宝宝喜欢这所房子。”
- b. Yao-wir-a?a ye-nuhs-nuhwe?-s.
 宝宝 [房子-喜欢]
 “宝宝喜欢这所房子。”
- c. *Ye-wir-nuhwe?-s ne ka-nuhs-a.
 [宝宝-喜欢] 这 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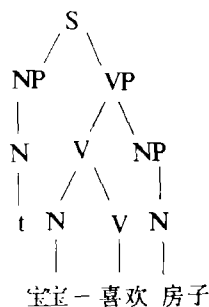
(12b)和(12c)都是移动的结果,(13a)和(13b)分别为(12b)和(12c)的结构。t(trace)是移动后的痕迹。根据空范畴原则,t必须在其先行词N的c-统制范围内,才能得到适当的管辖。在宾语合并句(13a)中,VP是最大投射,t处身于VP之内,在其先行词“房子”c-统制范围内,所以得到了适当管辖。而在主

1995年第2期

(13) a.



b.



语合并句(13b)中,t是在最大投射VP之外,其先行词“宝宝”无法c-统制t,痕迹t得不到适当的管辖,所以主语合并句子(12c)不符合语法。因而合并中的主/宾非对称现象完全可以用句法规律解释,名词合并可以看成是句层的产品。

Shibatani & Kageyama 在讨论日语中不受照应禁岛限制的复合词(见例11)时提出,只有把这类复合词看成是句法层的产品才能解释这些复合词所呈现的句子特征。但是完全在句法框架里处理构词,也有很多问题。很多词是在深层结构前(pre-D-structure)形成的。日语中还有很多复合词完全具有普通词汇的特征,与句法层复合词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复合词必须作为词法层复合词来处理。例如,当日语的名词或介词修饰另一个名词时,必须在两词之间加入领属助词no。词法层复合词遵守这一规则(14),而句法层复合词则不接受这一助词(15)(Shibatani & Kageyama, 1988, p-468)。

③ trace也有译为“虚迹”。请参看本刊1990年第2期第7页“术语浅释”。——编者

(14) kazoku to no [Yooroppa-ryokoo] wa
 家 和 助词 [欧洲-旅游] 是
 tanosii.
 乐事
 “和家人同游欧洲是件乐事。”

(15)* kazoku to no [Yooroppa; ryokoo]
 家 和 助词 [欧洲-旅游]
 no ori
 助词 时候
 “和家人同游欧洲时”

Shibatani & Kageyama 的解释是,例(14)中的复合词“欧洲-旅游”是在词法层形成的,然后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嵌入深层结构,所以需要加入助词 no。而例(15)中的复合词“欧洲-旅游”已直接与带格(case-marked)的短语“no ori”结合在一起,因而不需要领属助词。日语只有在句子结构上才能有带格短语,才可以不需要领属助词的辅助。所以(15)的复合词的形成不同于(14)的复合词,应该看成是句法层形成的复合词。

由此可见,“词汇论”与“短语构词法”之间的争论不应该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词可以由多种方法形成(Miller,1993)。对一组复合词进行分析时,究竟是用“词汇论”还是“短语论”,要就语料而定。有些复合词适合“短语论”解释,有些更适合“词汇论”的解释。每种语言不同,对于特定的复合词的分析还要考虑其语言的总体。

汉语中的动-宾(如:关心,订票)和动-结(如:打死,捣碎)两大结构是有争异的结构。这两类结构具有词性,例(16)中的“关心,担心,打死,捣碎”直接带有宾语,所以是复合词。但是这些结构又具有扩展性,“关关心,担了三天心,打得死,捣不碎”,所以又呈现出短语性。

(16)我们要关心他。

父母总是担心子女的前途。

他打死了一条狗。

他捣碎了所有的玻璃。

在讨论这类结构时,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赵元任(1968)认为这些结构首先是词,由于“离子化”的原因而带有短语性。黄正德(1984)的分析则相反,他认为这些结构本质

上是短语,然后经过词汇化,“再分析”(re-analyse)成复合词。如果从汉语由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历史角度来考虑,多数的现存的双音复合词(existing compounds)可以看成由短语发展而来。但是从新的复合词的形成来看,“短语构词”的解释又显得很牵强。以下列一组动-宾结构为例,其中部分是新词。

(17)成亲,抢亲,换亲,买亲,卖亲,迎亲,哭亲,
 赖亲,骗亲,转亲,让亲,送亲,结亲……

这类结构可以有限度地扩展,具有短语性。

(18)李家和张家换了两次亲。

如果把(17)的结构作为句法层的产品,有两个问题。首先,“亲”是个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不能单独使用,不能直接进入短语。第二,这类结构具有能产性,且语义专一,不同于短语的描述性特征,因而难以确定其可能的短语结构。

3. 词与短语之间的连续性

从上述讨论不难看出,复合词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按照传统的词 X^0 与短语 X^n 的分界,复合词应该属于词类。然而,事实上,很多复合词介于两者之间,既主要具有词的性质,有时又具有短语的性质。复合词的这一特性影响到词法原则与句法原则之间的互不干涉性。学者们现已认识到传统的词与短语分界的不足之处,正重新考虑复合词与词和短语之间的关系。

Miller(1993)提出词、复合词以及短语属于不同的层次,词属于 X^0 层,复合词属于LP(Lexical Phrase 词汇短语)层,短语属于LP/FP(Functional Phrase 功能短语)的互相作用层。Miller还提出用功能短语来区分短语与复合词。功能短语理论(Functional Phrase Hypothesis)认为每个词汇短语都是其相应的功能短语的补述成份(complement)。例如,在例(19)中,AuxP(助动词短语)是VP(动词短语)的功能范畴,VP是AuxP的补述成份。例(20)中的DetP(限定词短语)是功能短语,而NP(名词短语)是DetP的补述成份。

(19)[_{AuxP} have [_{VP} read a book]]

(20)[_{DetP} the [_{NF} men's room]]

复合词是 LP, 而不是 FP, 因而名词复合词是 NP, 而不是 DetP; 动词复合词是 VP, 而不能是 AuxP。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语中可以有动词复合词“book-reading”, 而“book-having-read”却不存在, 因为后者是一个 AuxP, AuxP 是一个功能短语。

把复合词作为一个独立的 LP 层来处理是一种很好的尝试。LP 层的建立使词与短语层之间的连续性得到了适当的解释。LP 层一头连接词层 X°, 一头连接短语, 既具有词的特性, 又具有短语的特性。传统的词/短语分界无法解释复合词的这种特性。Miller 认为词、复合词和短语各层次都有其相应的理论。词由 X° 层的理论来解释, LP 理论解释复合词, 短语由 FP/LP 理论解释。各层次理论有其独立性, 但不排除某些理论的普遍性。X°/LP 层属于词法, LP/FP 层属于句法。由于 LP 层既涉及到词法, 又涉及到句法, 某些词法原则和某些句法原则不免在 LP 层相重。至于词的出生地, Miller 提出, 词的复合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 词可以由多种方法形成。复合词也可以从功能短语中提炼出来, 这样的复合词具有一些短语性质, 如, 非原子性, 不受照应禁岛的限制等。现时语言理论主要是以句法和词法的自主性为基楚的, 在词与短语之间引入 PL 层显然影响了理想中的句法和词法的互不干涉性。一旦 LP 层被接受, 目前的句法原则与词法原则都必须得到相应的修正, 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4. 名词复合词

名词复合词是由两个名词组合成的复合词(N-N), 名词复合词与动词复合词的区别主要在于动词复合词与动词的论元结构紧紧相关, 而名词复合词于此无关。名词复合词的研究重点是讨论组成名词复合词的两个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学者们试图把这两者之间可能的语义关系与不可能的语义关系都总结出来。名词复合是种能产性极高的构词方法,

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 并不是任何两个名词能在任何语义关系上组合成一个复合词。例如, ‘战犯’不可能从‘憎恨战争的犯人’而来。因而, 学者们想把复合过程中的限制条件归纳出来, 并试图把这些限制条件纳入整个语法之中。

Lees(1960)提出复合词是从句子的底层结构, 经过转换处理而形成的。例如,

(21)girl friend (← the friend who is a girl

这种处理方法的动机是想解决复合词的语义解释问题。底层结构为复合词提供了语义上的解释, 尤其是复合词的歧义可以用不同的底层结构来辨析。Lees 的分析方法一直受到批评, 主要的两点批评是: 底层结构确定的随机性和有意义部分删除后的不可恢复性。很多复合词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底层结构, 例如, snake poison“蛇毒”至少可以有以下五种底层结构, 所以, 确定一个底层结构来转换处理成复合词“蛇毒”就有一定的随机性。

(22)a. the poison which is used to kill snakes

b. the poison which is made from snakes

c. the poison which is made for snakes

d. the poison which looks like a snake

e. the poison which is used to cure snake bites

而对某些复合词来说, 则很难找出一个相应的底层结构。例如, bull fight‘斗牛’, 斗牛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人斗牛, 而是斗牛士故意去激怒牛, 然后再杀死牛的一种娱乐运动。用转换生成法处理这一类复合词就有困难。

转换生成法有一个基本原则, 即, 转换中被删除的成份必须具有可恢复性。转换生成法对删除有严格的控制, 有意义的成份不能删除。按照 Lees 的方法来分析以下两个复合词, 那么底层结构中的两个关键的词“by”(23a)和“for”(23b)必须删除。这一做法违反了转换生成法的原则。

(23)a. dog shit(狗屎)(←the shit produced by the dog

b. dog food(狗食)(←the food produced for the dog

Lees 用句子来衍生复合词的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复合词是无法用句子来解释的。Li(1971)指出复合词有三种不同于句子的功能:一.把名词的指示具体化(bowl-->sugar bowl);二.提供名称(Liberty Bell);三.作为“电报语”(a song to lull a child in the cradle to sleep-->cradle song)。句子不具有这些功能。Li 提出复合词的形成机制不同于句子的形成,他总结出 24 项名词复合词的语义机制。Li 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句子产生复合词而引起的种种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 24 种机制有重复和界限不清的问题,以下三种机制之间的区别是很含糊的。

(24)a. N_2 is made of N_1 (granite pillar)

b. N_2 is made from N_1 (rye whiskey)

c. N_2 is made with N_1 (diamond ring)

另一个问题是这 24 种机制不能包括所有复合词的语义关系。有些复合词不具有能产性,很难找出语义机制来归纳这一类复合词,Li 只好用条列方法(listing)来处理这些复合词。这样一来,语义机制法就失去了概括性。

以上研究的基点是名词复合词的语法与语义关系是有限的,是可以归纳出来的,复合词的语义内容是可以从句子解释中反映出来的。可是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转换生成法还是语义机制法都只能归纳出部分复合词,总有一些复合词得不到妥善处理。可以看出,若抓住有限的语义关系与句子解释这两点不放,就很难对名词复合词做出概括性的结论。

Downing (1977) 做了一个突破性的研究。Downing 的研究着重于新复合词的合成,而不是以现存的复合词为语料。现存的复合词已在不同的程度上词汇化,极大多数的现存复合词只与一种可能的语义关系有联系。新复合词刚形成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词面意义的透明度相当高。很多新复合词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临时命名的需要,其语义关系是临时性的。词一旦形成被接受后,就会持续和变化,形成自己的特征,并逐渐脱离原

先的构词规律。不少现存复合词与其刚形成时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仅对现存复合词进行研究,就忽视了复合词形成的重要特点。Downing 的试验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让一部分受试者为无名称的图画用复合词命名;二是让另外一部分受试者对新复合词在没有任何语境条件下提供解释。Downing 的研究旨在解释名词复合词的语义关系,包括:从说者的角度来看哪种语义关系更利于复合词的形成或某些语义关系完全不适合复合关系;从听者的角度来看,哪种语义关系的复合词最容易得到理解,是否某些语义关系完全不能做为复合关系来理解,等等。Downing 的试验结果表明,复合关系是无限的。学者们以前所归纳出的种种语义关系尽管包括了复合词的主要语义关系,但是还有许多特殊的,被列为不可能的语义关系,在一定语境中也有可能被接受。例如, A 在两个 B 之间(A is between two Bs)一直被列为不可能的语义关系。可是 Downing 的受试者把 toe-web 解释为“a web stretching between two toes”。所以 Downing 指出,名词复合词的语义关系不可能被有限地归纳出来。名词复合词中的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名词₁ 与名词₂ 有关(N_1 is related to N_2)。这一结论正确、简炼地概括了名词复合词的语义关系。

虽然说名词复合词的词义关系可能是无限的,但是复合关系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常见的,容易接受的名词复合关系有以下十二种:

(25)整体-部分	duck foot
一半-一半	giraffe-cow
部分-整体	pendulum clock
成份	stone furniture
比较	pumpkin bus
时间	summer dust
地点	Chinese medicine
来源	vulture shit
产品	honey glands
使用者	flea wheel barrow

国外语言学

目的	hedge hatchet
职业	coffee man

不容易被接受的复合关系则与复合词的命名性有关。复合词与短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复合词主要用于命名,而短语用于描述。命名表达出说话者认为有重要性的相关类(relevant category)。任何事物都能被描述,但是只有相关类的事物才能得到命名。命名有两个前提:特殊性和可解释性。一个新词一定要提供新的信息,具有特殊性。不具备特殊性的复合关系不易接受(26)。新词还要具有可解释性,才能被理解,被接受。内部无关的复合词不容易理解,不具有可解释性,所以不能接受(27)。

- | | |
|------------------|------------------|
| (26) *book-novel | (27) *fork-spoon |
| *horse-animal | *circle-square |
| *lab-boy | *butler-maid |

总之,名词复合词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极高的能产性,复合关系的无限性以及命名性。

5. 动词复合词

动词复合词是由一个动词(V)加上另外一个词素(X)(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介词)而合成,其结构可以是[V-X],也可以是[X-V]。动词可以是原形,例如汉语中的动词复合词,“得罪,出版”等;动词也可以带有词缀,如英语的动词复合词,“house-keeping, peace-keeper”。动词复合词可以具有动词词性,(28)中的“得罪”带宾语,汉语中大部分的动-宾复合词都是做动词用。动词复合词也可以不具有动词词性,(29)中的“peace-keeper”是一个名词,英语中的动词复合词绝大多数都不能做动词用。由此可见,动词复合词不但形式多样,还因语言而异,比名词复合词要复杂的多。本文以动-名(V-N)或名-动(N-V)复合词为主来讨论动词复合词。

(28) 我不想得罪他。

(29) He is the peace-keeper at home.

动-名/名-动复合词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动词的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对这一类复合词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个动词

都有其固有的论旨角色(thematic roles),这些角色表示动词所涉及的主、客体或动作、行为所处的场所、动作的原因和结果,等等。论元指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组。论元又分为域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和域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域内论元在动词词组内,与深层结构的宾语相应;域外论元在动词词组之外,与主语相应(关于论元的详细内容,参见顾阳,1994)。动词复合词与论元结构的关系决定了动词复合词的两大特征:(1)动词复合词受合法度(well-formedness)的约束,如果动一名复合词的名词词素不符合其动词的论旨角色,复合词不合法(ill-formed),不能成立。而名词复合词则不受合法度的约束,因为名词复合词的复合关系可以是无限制的,只要语境允许,任何 N+N 都可以成立。(2)动词复合词在语义上,不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复合词中的动词词素与名词词素只能是一种语义关系。而名词复合词则可能有多种解释,(见例 22)。

5.1. 合法度对动词复合词的约束

动词复合词受合法度的约束。Roeper & Siegel(1978)认为动词复合词的存在与否,与其相对应的句子是否符合语法相关。如果句子符合语法(31a 和 31c),其动词复合词(30a 和 30c)就符合语法。如果句子不符合语法(31b 和 31d),其动词复合词(30b 和 30d)就不符合语法。

- | | |
|-------------------------|--|
| (30)a. peace-making | |
| b. *peace-thinking | |
| c. fast-falling | |
| d. *quick-making | |
| (31)a. She makes peace. | |
| b. *she thinks peace. | |
| c. It falls fast. | |
| d. *She makes quickly. | |

用句子的合法度来解释复合词的合法度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有些符合语法的句子(32a)没有相对应的动词复合词(32b)。

- | | |
|-----------------------------|--|
| (32)a. She appears worried. | |
| b. *worried-appearer | |

不合语法的(32b)与其相对应的句子无关,而是因为 appear 这一类动词不能有-er 形式(33)。

(33) *appearer *elapser

第二,很多动词复合词没有相对应的句子。我们很难给以下的汉语复合词找到相对应的句子。

(34)打工 下海 走穴 走私 绑票

显然,句子的合法度不能做为动词复合词的合法度的标准。Lieber (1983, 1992), Sproat (1985)等学者提出动词复合词的合法度是与动词的论元是否在复合词结构内得到满足而紧紧相关。动词复合词的合法度受以下两条原则的制约:(1)动词的域内论元必须全部在复合词结构内得到满足,否则就不合法(见例 35),或者域内论元全部在复合词的结构外,也就是在句子中得到满足(见例 36);(2)动词的域外论元,即,动词的主语,不能在复合词结构内满足(见例 37)。

(35)a. *book-putter

*shelf-putting

b. We put books on the shelf.

(36)a. hand-woven

b. My hand-woven scarf is beautiful.

(37)a. *pilot-flying

b. The pilot is flying.

(35)中的动词“put”应该有两个固定的域内论元:客体(books)和场所(shelf)。可是(35a)中的复合词只满足了其中一个域内论元,因而不能成立。(36)中的动词 weave 的域内论元是客体 scarf,此客体虽然没在复合词(36a)中得到满足,但在句中得到了满足,因而复合词合法。(37)的动词“fly”是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①,非作格动词没有域内论元,只有一个域外论元,也就是主语,这个域外论元在(37a)的复合词中出现,违反了合法度的原则,所以复合词不能成立。

5.2. 动词复合词的单种语义关系

动词复合词在语义上,只有一种解释。因为动词的论旨角色是固有的,所以动词与其各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单一的。例如,复合

词“meat-eater”中的“meat”在通常情况下一定是被理解成动词“eat”的客体,而不可能是其他的论旨关系。而复合词“hand-woven”中的“hand”作为客体的可能性极小,在此例中,“hand”所担任的论旨角色只能是工具。因而,动词复合词只有一种语义解释,不可能有多种语义关系。可是英语中某些带有-er 后缀的动词复合词似乎是个例外,例如,复合词“rock-climber”至少有六种可能的解释(38)。

(38)rock-climber

a. one who climbs rocks

b. a climber sitting on a r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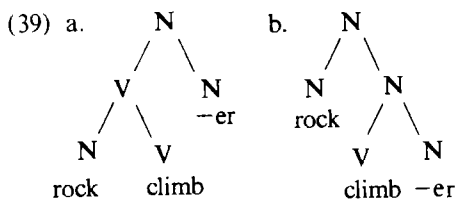
a climber with a picture of a rock on his T-shirt

a climber who was killed by a rock

a climber who loves rocks

a climber who studies rocks

实际上,“rock-climber”有两种结构:(39a)和(39b)。(39a)是动词复合词的结构,“rock”是动词“climb”的域内论元,担任客体角色,这种结构只有一种语义解释(38a)。(39b)则是名词复合词的结构,(39b)中的“rock”不是动词“climb”的论元,因为与“rock”直接合成的不再是动词“climb”,而是名词“climber”。因此,作为一个名词复合词,(39b)可有多种语义解释(38b)。从这一点上来说,英语不能以词缀为标准来区分动词复合词和名词复合词。



① 不及物动词可以分为两类: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非宾格动词只有一个域内论元,没有域外论元。这类动词牵涉状态变化,如动词:break, fall, elapse, happen, sank 等。非作格动词只有一个域外论元,而没有域内论元,此类动词包括:run, cry, sing, laugh, fly 等。

动词复合词所表示的行为或行动已固定化,不再是偶然行为。其组成成份也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所以复合词中的名词部分不再是任何特指部分,不再带有数量和指示的标志。

6. 结论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看出复合词有以下三个特点:一,词与短语之间有一个连续性,复合词处于此连续性之中,一头连着词,一头连着短语,所以既具有词性又具有句法性。传统的句/词分界理论无法解释复合词的这种特性。二,复合词的形成与句子无关,因为复合词的功能是命名,不是描述。三,名词复合词不受合法度的约束,在语义上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动词复合词受合法度的约束,由于动词的论元结构的关系,只有单种语义关系。

参 考 文 献

- 陆志韦等,1957,汉语构词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顾阳,1994,论元结构理论介绍,《国外语言学》第1期,第1-11页。
Baker, M.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Chao, Y. R.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omsky, N. 1970. Remarks on normalization. In R. Jacobs and P. S. Rosem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Blaisdell, Waltham, Mass.
Di Sciullo, A. & Williams, E. 1987.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Downing, P. 1977. On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English compound nouns. *Language* 53, 810-842.
Huang, C. -T. J. (黄正德) 1984. *Phrase structure,*

-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2: 53-78.
Lapointe, S. G. 1980.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agreement*.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Lees, R. B. 1960. *The grammar of English nominalizations*. Mouton: The Hague.
Li, C. N. 1971. *Seman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s in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Lieber, R. 1983. Argument linking and compounds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14, 251-285.
Lieber, R. 1992. *Deconstructing Morphology: Word formation in syntactic theor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Miller D. G. 1993. *Complex verb form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oeper, M. & M. Siegel. 1978. A lexical transformation for verbal compounds. *Linguistic Inquiry* 9, 197-260.
Shibatani, M. & Kageyama, T. 1988. Word formation in a modular theory of grammar: a case of postsyntactic compounds in Japanese. *Language* 64, 451-484.
Sproat, R. 1985. *On Deriving the Lexicon*. Ph. 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Walinska de Hackbeil, H. 1986. *The roots of phrase structure: the syntactic basis of English morphology*. Ph. D. dissertation, Univ.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Williams, E. 1989. Maximal projections in words and phrases. *Baltin & Kroch* 1989, 280-292.

通訊地址:香港浸會大學語言中心